宁波日报 NINGBO DAILY

月湖觅诗影

车厘子

初到海曙区工作那会，得空常去月湖边转悠。不仅爱其秀美的风景，更因为“一部宁波史，半部在月湖”，月湖一带，堪称宁波的人文渊薮。

宁波自初唐始称“明州”，日月为明，后来城中恰也形成日、月两湖，千载以降，沧桑历尽，昔年之日湖业已湮灭而月湖终得留存。月湖是宁波城的母亲湖，开凿于唐贞观年间，因湖面圆处像满月，曲处似眉月，故而得名。一条柳汀街，连接东首的陆毅桥与西首的尚书桥，将如今的月湖分为南北两半。这南北分界的中心，形成一个小小的柳汀岛，我每次走过，都不由自主地要在小岛尽头处门牌号为“柳汀街150”的一幢盎有古意的文保建筑前驻足停留。仰头凝视门楣，正上方镌刻着四个小篆体的大字：贺秘监洞。

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火了，中国人的诗心诗情仿佛又被唤了回来，谁从小到大没背过几首唐诗呢？我也努力回忆自己幼年背诗时的情形，但已无法确定到底是从哪一首诗开始的；不过，我可以笃定地说，《咏柳》和《回乡偶书》这两首，必然位居中国孩童唐诗启蒙作品的前列；诗的作者贺知章，世称“贺秘监”。

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但他的籍贯从现在的区划来讲应该是杭州萧山，其住途也跟宁波无关。既非宁波人，又非宁波官，何以宁波月湖边会有一座纪念他的祠堂？祠前字迹模糊的碑文给出了解释：南宋时郡守莫将在贺读书处建“逸老堂”，祀贺知章和李白，元时始作祠专祀知章，明初祠移今址，现祠系清同治四年重修。

照此推想，南宋的宁波“一把手”莫将一定是贺知章和李白的忠实粉丝，所以才会特地给自己的偶像盖纪念堂——将贺李并称，他也算开了先河。“李杜诗篇万口传”，读唐诗的谁不知道李白和杜甫？李杜是唐代最伟大的两位诗人。然而，放在当时，如果贺知章站到李杜面前，他俩肯定会毕恭毕敬地向贺老先生行大礼，就算磕头也不过分，因为贺知章第一次见到李白时，贺已八十多岁，李才四十出头，而杜甫刚刚三十而立，着实小字辈。当然生性狂放的贺老爷子完全没有倚老卖老，反而欢快地与小年轻们结成了忘年交。李白惊世绝艳的才华也是贺知章第一个发现的，“谪仙人”的雅号，正是贺送给李的。后来李白能够进入唐明皇的视野，也得益于贺知章大力举荐。贺之于李，亦友亦师，奖掖提携，知遇之恩莫深。至于小阿弟杜甫，用他的诗史，生动还原了这些顶尖诗人们当年逸兴遄飞的交游，如《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开篇即是“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而《饮中八仙歌》中贺知章和李白堪称两位最重量级的“酒仙”，贺老神仙资格最老，第一句就写他，“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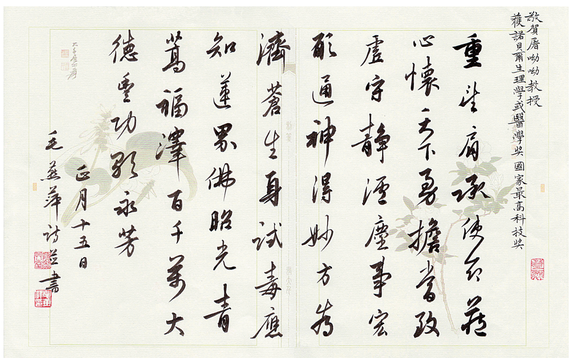
与李白、杜甫诗作的海量存世相比，贺知章诗现存仅二十首左右，少得可怜，而他的归宿亦颇为传奇。按照《旧唐书》记载：“天宝三载，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仍舍本乡宅为观……至乡无几寿终，年八十六。”贺知章仙逝后，唐肃宗念旧，专门为他追封：“故越州千秋观道士贺知章，器识夷淡，襟怀和雅，神清志逸，学富才雄，挺会雅之美箭，蕴昆闳之良玉。故飞名仙省，侍讲龙楼，常静默以养闲，因谈清而讽谏。以暮齿辞禄，再见默诚，愿道二老之踪，克遂四明之客。允叶初志，脱落朝衣，驾青牛而不还，弹白衣而长往。丹蜚非昔，人琴两亡，恺旧之怀，有深追悼，宜加褒礼，式展哀荣。可赠礼部尚书。”一道由皇帝颁发的诏书，文辞写得这般清新俊逸仙气飘然，亦可见贺知章于那个时代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荣光呵！

早春二月，再次站到贺秘监祠前，着淌过千年的月湖依旧碧波荡漾，岸边新柳抽芽，不禁吟起那脍炙人口的诗句：“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感谢贺知章，长伴一泓月湖水，滋润了整座宁波城的文脉。

敬贺屠呦呦教授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国家最高科技奖

诗、书/毛燕萍

重望肩承使命藏，心怀天下勇担当。
致虚守静遗尘事，宏愿通神得妙方。
为济苍生身试毒，应知莲界佛昭光。
青蒿福泽百千万，大德丰功彰永芳。



（毛燕萍系屠呦呦女婿毛磊之胞姐——编者注）

“喜”从天降

周东旭

象山人管蜘蛛叫“蟢”，土音念成平声。这个叫法有点古老，不知道为什么保留了下来。蟢诗音于喜，跟蝠谐音于福一样成了一种吉祥图腾。所以蜘蛛垂丝就是喜从天降的意思。而宁波方言则管蜘蛛叫“蜘蛛乱网”，土音听起来有点像“蜘蛛流氓”。会稽范啸风的《越谚》里则写作“蜘蛛罗网”，想来是差不多的音。

象山人每每见蜘蛛垂丝于人眼前，就会高兴地说：“喜来了，喜来了，”说是能兆来客。问了问城区的宁波人，也有此俗。这个风俗的起源很早了，可以追溯到诗经的时代。《诗经·东山》写道：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
我来自东，零雨其蒙。
果赢之实，亦施于宇。
伊威在室，蠨蛸在户。
町畦鹿场，熠燿宵行。
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从征去东山，很久未回家。现在我从东方返回，细雨弥漫。瓜蒌的果实，挂在房檐上。土鳖虫在屋里跑，喜蛛在门上结网。田舍旁的空地变成野鹿的活动场所，还有闪闪发光的萤火虫。这并不可怕呀，倒使人更加思念呀！

“蟢蛸在户”就能兆喜，兆来客。刘勰《新论》：“野人昼见蟢子者，以为有喜乐之瑞。”陆玑《诗疏》载：“喜子一名长脚，荆州河内人谓之喜母，此虫来著人衣，当有亲客至，有喜也。”这是喜蛛能兆喜，兆客的一种说法。

还有喜子能兆“巧”的说法，《荆楚岁时记》：“七夕，妇人……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子网于瓜上，则以为得。”蜘蛛在瓜果上面结了网，就表示得到了巧。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说：“七月七日，各捉蜘蛛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侯。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宋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七月七夕“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宋周密《乾淳岁时记》说：“以小蜘蛛贮合内，以候结网之疏密为得巧之多久”。明田汝成《熙朝乐事》说，七夕“以小盒盛蜘蛛，次早观其结网疏密以为得巧多寡。”由此可见，历代验巧之法不同，南北朝视网之有无、唐视网之稀密，宋看网之圆正，后世多遵唐俗。明鄞县人张苍水有诗云：“明日内家应看巧，蛛丝金盒共谁探”。写的正是七夕蛛丝能应巧的习俗。

唐俗蜘蛛还能有一种兆：在唐朝，宫中的嫔妃如能见蜘蛛，就认为当夜必能获得皇帝的恩宠，因此被视为“吉兆”。（《古代建筑雕刻纹饰》）

蜘蛛可以说是益虫，因为它会吃掉许多苍蝇蚊子。曹植《令禽恶鸟论》：“得蟢者莫不训而放之，为其利人也。”但人们往往不见得十分喜欢它，一来是因为它的外貌狰狞。法布尔在《昆虫记》里写道：“蜘蛛的名声很坏，很多人都认为它们是可怕的家伙，一看到就忍不住想把它们踩死，我猜这和蜘蛛狰狞可怕的外表有关。”二是因为一些蜘蛛是有毒的，它可以一瞬间让一只小虫子结束生命，国人在端午节驱五毒，就把蜘蛛、蜈蚣、蟾蜍、蝎子、蛇列作五毒，武侠小说里也有养蜘蛛自残或毒人的情节，想来是有些可怕的。但法布尔又说：“可是毒死一只小虫子和杀死一个人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不论蜘蛛是怎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结束一只小虫子的生活，对于人类来说，都不会比一只库蚊蜇得更疼，所以，我大胆地说，大部分蜘蛛都是无辜的，它们被莫名其妙地冤枉了。”

四明文华

胸中有大义
心里有人民
肩头有责任
笔下有乾坤

宁波市区县(市)文艺擂台

【本期 海曙篇·下期 北仑篇】

展示区域创作实力
培育一批文艺新人
助推文化强市建设
共筑东方文明之都

承办 海曙区文联
协办 海曙区文化馆
执行 宁波日报文体新闻部
主办 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社联

□小小说

漏 洞

赵淑萍

桌上座机猝然响起。他吓了一大跳，好像被人突然从身后大吼一声。

电话那头自报家门：“我是小刘，今天你在吗？”

仿佛他的存在终于被记起。半年前，他被扁用，守护这幢别墅。记得上岗第一天，搬进了几十张折叠桌和比桌子多一倍的椅子，似乎要进行什么活动，还安装了一部电话机。他总以为随时会有人来聚集。他每天得保持接待的状态。当然，如果聚集，预先会来电话通知，那么，他就会用电热壶烧水。可是，座机持续沉默。隔段日子，他就把桌椅上的灰尘擦拭一遍。桌椅和人都保持着沉着等候的姿态。

夏天，他怕热，开空调。冬天，他畏寒，也开空调。他严格按照作息时间，上班下班。他甚至认为，这是对他是否忠于职守的一种考验。有些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久等不来，仅仅离开片刻，事情就来了。崩新的桌椅和他一起接受考验。渐渐的、无事等有事，他习惯了这种等待的状态，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三层楼，他上上下下巡视。有时，他坐在拼起的长方形会议桌的主席台的位置，对着一圈桌椅说话，好像那里坐了一个个隐身人。他说：“还没到，请继续耐心等待。”他还嘴对着不存在的话筒，试一试音响。

偶尔，他会闪出一个念头：是不是“他们”遗忘了这个地方？大多数时间，他坐在办公室里，一副接待来访的样子，他时不时瞥一眼座机。他怀疑线路出了故障，因为座机持久保持着沉默。他打过一个电话；用座机打自己的手机，然后用手机打座机。似乎有两个人同时向对方打电话。他拿起哑铃似的听筒，喊“喂喂喂喂！”

今天，总算接到了电话。其实，他还想多说几句。“我过来一趟。”小刘说。那么他该做什么准备？他庆幸，双休日他照样到位。弄不好是一次即兴抽查。他得意自己时刻“准备”着呢。

他观望了整齐、干净的长方形会议桌，安慰道：“好，好，就这样！”

他打开防盗门，再去打开院子的铁栅门。围墙的铁条，不知被哪些淘气的小孩拔掉了好几根。到处是漏洞，院子可以自由进出。不过，他总是阻止或驱赶进来的人。他打算请示围墙修补……当然，这是他的失职，可能的话，他晚上住宿……问题是空调耗电量会上去。

小刘似乎成熟了，娃娃脸上布满了胡子。他记得半年前，五六人当场选定他——管好这幢别墅，具体由小刘联系。他看出其余几个都能管小刘，但小刘管他。当时，小刘交给他一把钥匙，自己也留了一把。县官不如现管，他铭记住了小刘的娃娃脸。他简直欣说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但叮嘱自己：沉住气，老大不小了。

他陪着小刘检阅桌椅——似乎椅子坐了人，就等领导出现。他注意小刘的表情，表情中会流露出对他半年工作的评估。然后，小刘会把“鉴定”向“他们”汇报。

然后，他跟着小刘，来到门一侧墙角，那里放着几张折叠起来的桌子，紧密地排列着。他想介绍：这几张桌子暂时闲着，随时替补出了毛病的桌子。

小刘拉开一张桌子，然后又合上不锈钢桌脚，说：“这个……女儿做家庭作业，我拿回去了。”

他的脸，难起笑。他想，之前的检查，都是形式，现在到了实实在在的内容。不过，他说：“这桌子，收起来方便，对对，不占地方。”

小刘迟疑片刻，表情严肃起来，说：“电表怎么跑得那么快，这幢楼闲置这么久，耗电却这么厉害。”

他的脸一阵发烧，像被抓住把柄，说：“我这个人，夏天怕热，冬天怕冷，我……我以后尽量少用空调。”

小刘已跑桌出门。

他追上去，说：“我来，我来。”

小刘径直出了铁栅大门，把收了脚的桌子塞进轿车后备厢，坐进驾驶室，系上安全带。

他望着瞬间散开的白色的尾气。他想，要是“他们”发现少了一张折叠椅，岂不是认为我老鼠守谷仓了吗？他咬咬嘴唇，咽了口唾沫。继而又想，“他们”不可能管得那么细吧？刚才小刘指出空调，其实是针对桌子——堵住他的嘴。他想：要是不接那个电话会怎样？双休日还来“上班”。

他关上两道门，关上空调，打开窗户，冷空气立刻占领了办公室——所谓门卫的房间，又空又冷。他望着围墙缺失的铁条——像被拔了牙。他竟然忘了汇报“补漏洞”的事情。冷空气，已透过羊毛衫，侵入皮肤，渗入骨头。他打了个响亮的喷嚏，像一台陈旧的机器被突然发动，打得他满眼泪花。接着的喷嚏，欲打都打不出来。

川流不息（水粉） 林绍灵

银色的孝闻老街（摄影） 贾亚炜

我从桥上走过

万 之

陆毅桥是宽阔的、喧嚣的，一波一波的车流呼啸着飞驰而过。陆毅桥又是狭窄的、宁静的，时不时有三二行人在它身上轻轻走过。这么描述似乎有点矛盾，然而事实并不。位于宁波柳汀街月湖边上的这两座桥，确切地说是四座桥并肩齐挨在一起，两座陆毅桥，两座尚书桥。宽阔的陆毅桥是年轻的，建于上世纪90年代，平坦壮观，宛如月湖富丽华贵的腰带，来往的车辆就是镶嵌在腰带上闪闪烁烁的珍珠。狭窄的陆毅桥和尚书桥则是千岁老人，桥身石缝间爬满青藤，裸露的石扶栏斑斑驳驳印着岁月的褶皱，宛如月湖深厚文化底蕴的一个注释。

陆毅桥和尚书桥建于北宋天禧五年（1021）。那时月湖还只是个荒湖。为方便两岸交通，一个名叫蕴臻的僧人在月湖拦腰建了两座桥，东面的取名“憧憧东桥”，西面的取名“憧憧西桥”。语出《易·咸》“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意为往来不绝，与友人相互过从的意思。不知城中的百姓是否为这两座桥的建成而欢欣鼓舞过，但我相信它肯定对地方官员兴建明州城有所启发。也许是“憧憧”二字真的含有玄机，自桥建成后就拉开了月湖开发的序幕。37年之后，月湖的景观就初具了规模。到明崇祯3年（1630）大理寺卿陆世科在柳汀东建关帝庙后，因俗称湖西陆毅，憧憧东桥遂易名陆毅桥，憧憧西桥则因明天顺八年（1464）太守张瓒为大司寇（刑部尚书）陆瑜建石牌坊于桥的西岸而易名尚书桥。

有段时间，每天早上，迎着东升的旭日，我步上有些陡起的尚书桥，再步过平坦小巧的陆毅桥去上班。这段距离不长，约莫200米，但穿越的却是千年的时空。尚书桥东堍就是青砖砌墙，青石板铺地，粉壁木柱的贺秘监祠。这座祠堂是为了纪念“四明狂客”贺知章而盖，始由南宋时明州知州莫将在月湖柳汀之南立祠奉祀，名曰“逸老堂”，明洪武十一年至三十年间移至今址。祠内有5块石碑，第一块镌刻《重修贺秘监祠记》；第二块《重建逸老堂记》；第三块《贺秘监祠堂记》；第四块是宁波籍著名作家冯骥才所书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第五块是《旌客颂》上有唐玄宗赠贺知章告老荣归的五言诗，还有李白、杜甫、刘禹锡赠别贺知章的五、七言诗。在融融的春风里走过贺秘监祠，心头忽会泛起“二月春风似剪刀”的千古佳句。

走过贺秘监祠，就是现为佛教居士林、古为驿站的四明驿。它建于1174年，初名涵虚馆，是当时的四明都守建了用来招待宾客的。作为宁波历史上最早的官方迎宾驿站，其功能相当于现代的政府招待所。它是宁波古时与国外交流的见证。明初朝廷实行“海禁”与“勘合贸易”，规定全国对“朝贡”国家开放唯宁波、泉州、广州三港，宁波港被指定为接待日本“贡船”的唯一港口。明洪武三年，朝廷将贸易的一个管理机构——浙江市泊司设在宁波，专门管理和日本的进贡贸易，官职相当于五品，成为日本勘合贸易船赴京进贡的起程点和返国补充水源的基地。所谓“勘合”，其实就是将一块木头一分为二，你一半，我一半，只有木块合上，说明你有授权，才会放行。因此又称为“勘合贸易”。后来的四明驿，在明末清初，仍旧是宁波官方迎来送往、接待达官贵人的餐饮娱乐场所。现在这块风水宝地已改为佛教居士林，成为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曾经无数次经过尚书桥和陆毅桥，也无数次顾瞻过那个“瀛洲接武”的牌坊，在风光秀丽、古迹众多的月湖，石梁单孔狭小平仄，仅由几根石板，两侧高不过一米的石扶栏组成的陆毅桥和尚书桥，蜷缩在柳汀街一角，并不显眼，甚至有点老态龙钟了。但是，寂寞的两桥却是宁波城区的古桥之祖，见证着月湖从一个野草丛生的荒湖走到今天的所有盛衰和沧桑。新建的陆毅桥连接的是现代的文明和繁华，保存下来的憧憧两桥折射的则是厚重的千年沉淀。

老 弄

一 心

世上有些东西，愈老，愈有味儿。

比如，一坛老酒，愈老，愈醇香绵厚；一方老玉，愈老，愈光洁温润；一株老梅，愈老，愈苍郁冷艳。

江南的老弄亦是如此，像曾经国色天香的美人，纵使时光带走了绝代的风华，眉眼间依然有一种颓然的娇媚，楚楚动人。

王安忆说，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

凉，暖，只这两个字，就精妙地道出了上海老弄隐秘而华丽的性感。

老弄的凉是底色，逼仄的巷道，潮湿的石墙，幽绿的苔藓，阴暗的阁楼，拥挤杂乱的厨房，矮脚竹椅上看旧报纸的阿婆，像一部老上海电影里的背景，是一种灰色调的凉。

老弄的暖在细处，“那二楼的临了街的窗户便流露出风情。”窗内或许是一面雕工细致的木质梳妆台，或是一台赭金色的花形留声机，飘出周璇柔媚婉转的《夜上海》，抑或是窗外竹制晾衣竿上一件素色的旗袍，衣领上有绛红的苏绣和银色的缀边……

光阴流转，美人迟暮。上海老弄终究在时光深处老去，如同泛着暗光的丝绸睡袍，渐渐蒙了尘，褪了色，脱了线……

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代表上海弄堂记忆的石库门建筑被大面积拆除，曾经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性感神秘的“东方巴黎”，从此，失去了最具浪漫风情的城市和神韵。

所幸，在江南的一些古村，还残留着老弄最后的遗韵。

宁波西郊的横街镇风岙古村，就是其一。晨光熹微中，一条宽约三米的幽寂弄堂，渐渐明亮起来，喧闹起来。不久，各种新鲜果蔬带着泥土气息，随意地摊在地上；一堆廉价的衣物，色彩艳丽地躺在简易的台架上；一个狭小的店铺，蒸笼里冒着热气，散发出青粽、烧卖的香味儿；有人提着拖鞋，打着哈欠从一个弄堂里忽然闪出来，有人边笑着讨价还价，边侧目与熟人打着招呼；一个穿着中式白衣裤的老人，一手拎着鸟笼，一手转着保健球，东瞅瞅，西看看……

在这庸常的充满烟火气的老弄里，我的内心充盈着一种柔软的感动。

一两个小时的光景，热闹的早市结束了，如一场暂时落幕的生活剧。

弄堂里安静如初。我徐徐而行，步入一条巷道。一条巷道要有多老，它的青石板才会泛出河流一样的光泽。那些灰黑色的老墙，并不沉闷，细嫩的绿草从墙缝里纷纷探出来，不知谁家院里种了紫色的蔷薇，层层累累地爬满墙头，让人不由地想起“花柔春闹”的诗句。一股老风很不安分，带着暗香与潮味儿，在巷子里蹿来蹿去……

在风岙老弄里，百年木楼，临街而立；进士墙门，登科墙门，悄然隐居。双街临河，石质的古桥上杂草丛生，桥栏上刻有“南塘桥”字样，暗示着曾经的兴盛与显达。

清乾隆年间，这里曾是著名的风岙市，并在民国时期，成为南西繁盛的集市之一。据《鄞县通志·舆地志·市集》记载，风岙最繁华时，有店铺一百多家，经营有南北货，咸货，水作，瓷铁器，竹木器，烛箔，钱庄，布庄……

俱往矣！谁也无法阻止时间的游走，世事的更替，有时我们不得不接受，一种生活被另一种生活覆盖。如今，到处是挖掘机在掏心挖肺，到处是高楼大厦在拔地而起，在这雷同的钢筋水泥林里，没有了标识，我们大容易迷失。

暖黄色的阳光下，老弄安谧而温暖地向前伸展着，像我们回家的路……

□诗歌

在蔡宅拜谒一幢故居

樵 夫

我静静立于这个叫蔡宅的村口，早上九点的阳光，打在眼前的池塘、古道、粉墙黛瓦、千年古樟，我已然明白，安静地泊在这里的，还有千年时光。

在静谧的冬日暖阳下，我在东阳市蔡宅村漫步，村民们友善地望着我，我感觉到他们眼里那种安详的气质。蔡宅村最让人流连忘返的是蔡希陶等几幢名人故居，他们的故事至今让这个村庄的人们引以为自豪。我信步来到被当地人叫作乐顺堂的蔡希陶故居。乐顺堂是宽大的，天井方正而巨大，四周为二层楼房。两边的马头墙气宇轩昂，仿佛昂首扬颔的奔马，直入蓝天。乐顺堂上还悬挂着一条红色的彩绸，彩球工工整整地悬在正中，一个巨大的红“囍”，更将这里的场景渲染得热烈而喜气。它们是时光的守望者，将已经远去八九十年的一幕，如新地捧到了我们的眼前。

一场简单而隆重的仪式在这个当时还是簇新的堂上举行，那个叫蔡慕晖的蔡宅女子与那个后来成为修辞学一代宗师的陈望道，在这里结为秦晋之好。这个仪式，不声不响地在蔡宅老少心中一直进行着，人们从这天开始，认识了生活或者说生命的另一面，轻盈、简朴，爱是可以用另一种形式呈现的。

我在乐顺堂踱来踱去，一切风物都吸引着我，它们糅合了生活与精神的双向元素，让我顿生敬意。乐顺堂堂前是拱廊，左右为拱门，廊柱上的木雕让人叹为观止，人物、花鸟，栩栩如生。左门窍顶题额：闲有家；右门窍顶题额：所无逸。多有情趣的两个题额，一边是其乐融融的尘世生活，一边是卓尔不群的精神指向，似乎在告诉进出乐顺堂的每一个人：既要享受现世的幸福，又不被生活所淹没。蔡希陶就诞生在这座乐顺堂里，成长为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在他的资助下，弟弟蔡希岳也完成大学学业，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一幢农民的宅院，在那个年代，走出了三位饱学之士，不能不让我对这个宅院投去敬仰的目光。

追思、发问，仿佛一把镢头，最后总会让精神的根须完全呈现在眼前。这幢叫乐顺堂的院落的主人是蔡入迹。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蔡宅村一个叫蔡树龙的庄稼汉子，晴雨耕耘，侍弄好田地里的活计，就挑担摇着拨浪鼓，走村串巷，在寒风苦雨中行走四方。他拼尽毕生精力，为的是让两个儿子读书。这两个儿子就是蔡汝霖和蔡入迹。蔡汝霖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殷殷期望，一八八四年，只有十六岁时，蔡汝霖就考中秀才，二十九岁又被选为拔贡。也就在那年秋闱，考中举人。次年，蔡汝霖千里迢迢来到京城准备会试，其时正值戊戌变法，他目睹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的惨象，那一滩殷红，让他由一介书生变为一个仁人志士。蔡汝霖放弃会试，投身于教育，立志开启民智。几年后，他在蔡宅创办义字自治高等小学堂，后来又创建东阳中学。弟弟蔡入迹在他资助下，也完成学业。兄弟俩仿佛两只鸾鸟，由这个村庄飞起。

知识的玉液琼浆滋润着蔡入迹，他从父亲那里接过坚毅、吃苦的精神，又从兄长蔡汝霖那里接过士人理性与自由的旌旗，他把它们当作柱、梁、檩、窗棂、瓦当，立起这幢乐顺堂，在拱廊的门额题上“闲有家”与“所无逸”。环境所氤氲的气息，总是像春雨润物，此后他的儿女蔡嘉晖、蔡希陶、蔡希岳先后从这幢房子走出。他们的声名再次让蔡氏宗祠的门楣熠熠生辉。

进入这个村庄时，是上午的九点，冬日的暖阳仿佛一只火熠胶发出热力烟着村庄的寒冬；离开这个村庄时，日头已西下，我看见自己的影子被那堵“秋雨锄经”门额的粉墙接纳。我的影子拓印在这个村庄，这个村庄刻在了我的心上，我已经明白，记忆会带着我随时返回。

□诗歌

月光下的白梅

王海燕

元宵，仿佛相隔甚远
万里灯海，无法定格在相对的视线
仅在楼阁里的鸟，有点困倦
向着有光的地方飞，有点困倦
渭圆着月的轮廓，月色皎洁得不忍触摸
月影下，一树又一树的白梅
手臂挺驳弯曲，往四野展延
花朵中掩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月光下的白梅
惊醒倦鸟的灵魂

遗忘（外一首）

王海燕

临近子夜
我才想起
把你的诗集遗忘在办公室
如同
一座梁眼药被藏匿
我该如何面对黑暗里的虚妄

水 乡

王立军

很早呵，就有神灵
替我心底的谷仓与燕子筑巢
让我在早中晚，能用鱼鳃吐泡
每个清晨，我被露珠唤醒
和树，一起冲凉
被一阵鸟叫，窜进书包
在小学钟响里，做田野的算术
水潭的红，已开出几朵小花
缝着了多少菱角和玻璃颜料
野鸭、翠鸟，追随节气
贴满芦苇的笛膜
像祖传的碧玉簪，
在水光里，颤悠着
很早呵，我便生了
一柄锄头的尖脑，不停挖掘
给美松生。尤其是
当白鹭的邮车，悄悄停上了树梢

想象鸟鸣

林俊燕

新家距市中心远了，但离鸟鸣声近了。我常常在清晨的鸟鸣声中耽于这种静趣而百事不思。

在城市一隅，你常常只闻鸟声不见鸟影，但你可以意意想象鸟的模样，在茂密的树丛中或绿茵上，一只，两只，一群，两群，想象鸟的周围还有几只鸟，或者干脆想象鸟儿怀着怎样的心情在歌唱。

也许缘于鸟们质朴的乡土味，我一向以为，鸟声是一切声音里最美妙的一种。要不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养它呢？当乡村用雨水和谷粒把它们喂养后，它们总会在某个淅淅沥沥的早晨或傍晚，站在我们的前面，声声纤弱的鸟鸣，宛如赤脚的种田人在软乎乎的田畈上撒秧子时脱手而出的谷粒，唤醒水牛，唤醒农舍，唤醒炊烟，也唤醒弯弯的黄泥路。我知道许多人不知道应该把自己归到城市一族还是乡村一族，既渴望乡村的自然、宁静，又渴望城市的奢华、热闹，就是这样在欲望中不断矛盾着。

春天来临，我总会想起与春天有关的事物——比如鸟鸣。鸟能在你眨眼之间从这家屋顶抵达那家屋顶，从这个路口抵达那个路口，从一方树从到另一方树丛，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鸟鸣声亦如此，只要你认真倾听，你也会情不自禁地飞起来。鸟声透着细密的质感清清脆脆地传过来。这时，你会觉得那么好听的声音仿佛都是由树上的叶子发出的。记得有一句诗——鸟声是树的花朵。多妙！如此，满树的叶子便变成了满树的鸟。这样想就有了一种隐隐的牵挂，隔着暮霭，似乎感觉到那鸟叫声在夜风中微微摇曳着。

对于江南的村庄，我向来怀有这样一种诗意的联想——在村口古树的浓荫里，国画简墨般的村庄让熹微的晨光晕染出似有似无的轮廓，四周缭绕着晓岚轻雾，看不清一切景物的真相。一个农家院落木门轻掩，堂前横梁下半圆豌状的燕子窝里燕子在呢喃，庭树的枝叶间成群的麻雀跳跃啁啾，琐碎的鸟叫声催醒了昨晚贪玩迟睡的顽童……

燕子和麻雀是江南乡村最常见的两种鸟。勤劳的燕子一身蓝黑的羽翼，轻盈地从檐下掠过。体形更纤小、毛色如陈谷的麻雀，则像一个灰姑娘。有人说麻雀是鸟类中的“贫民”，我深以为然。平日里，麻雀栖息在瓦脊、屋脊上，或在墙洞的草窝里早起后，叽叽喳喳地像马路歌手一样地歌唱，单一的声调不停歌地平衡着乡村生活的动与静，它们是最能够与人和谐相处乃至同存共荣的一种鸟类。这些对音乐充满好感的小精灵总能在一跃而起的瞬间让人听到树枝“嗡”的一声弹响。倘若它们能有机会落在盛中国的那把小提琴的弦上，小脚爪也那么划拉一下，我相信其中的妙音一定是非要用天籁之声来形容不可了。

这些惹人爱怜的小鸟，在上世纪50年代，也曾惹交华盖，几乎被赶尽杀绝。这让我想起梭罗《瓦尔登湖》里的一段话：“要是没有兔子和鹌鹑，一个田野还成什么田野呢？它们是最简单的土生土长的动物，与大自然同色彩，同性质，和树叶，和土地最亲密。”

鹌鹑也好，兔子也罢，它们是自然的亲近者。仔细想来，在城市蛰居的人们又何尝有一只野兔快乐呢？《幽梦影》有言云：“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桨橹声，方不虚此生耳。”此情此景，今天的我们已只能在昔日的诗中画中略见一二，哪里还有闲心思来静静地听它呢？因此，对于久居在城市的人们来说，想象一下鸟鸣也是快活的，至少可以与心灵来一次约会。

□诗歌

一把叫作“天际”的紫砂壶

（外一首）

孙武军

丁蓊蒙砂，朋友为我烧制一把
壶上两刀
一刀去地，一刀天际
天地之间
一位老者扶杖远眺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壶中乾坤
茶香烟云
容纳博大也容纳渺小的灵魂
一壶热茶饮去
岁月散尽
天际间翩然而来的究竟是谁

雏鸟

儿时，我们抓住了一只雏鸟
我们把它关在笼子里
雏鸟不吃不喝
我们喂它什么它都不吃不喝
我们就把鸟笼拎出去
挂在一棵歪脖子大树上
不久一只鸟飞来了
抓住笼子，伸嘴给雏鸟喂食
它们就隔着鸟笼相见
它一定是它的母亲
直到今天我才想起
我为什么没有打开那个鸟笼
我现在才急于把那只雏鸟放走
是不是太晚了

它山堰·琴韵

易新辉

巨大的钢琴
插上银河透明的翅膀
飞越世纪星辰
穗穗地落在小镇古老的河床
一百五十三个琴键
一端连起青山
一端连起庙宇
在香火膜拜的时空里
历史和现实只有百步之遥
血与肉的凝练，山与竹的气韵
灵与魂的升华，诗与歌的旋律
寂寞乐章
等待一场大雨的召唤
雨水倾情眷顾
千遍的奋符复活
彩虹桥上
琴师的魔法指尖有十万匹白马
一齐奔腾

它山堰：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鄞江镇它山旁樟溪出口处，始建于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由县令王元玮主持兴建，至今仍发挥作用。它与国内的郑国渠、灵渠、都江堰合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10月份13日，被国际灌排委员会评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题饰 金雅男